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九

明程敏政撰

行實

列女

蔣貞婦傳

宋濂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蕞黃妖寇起破州郡屠劉人

如割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布迪音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黥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

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大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媵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

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  
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  
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  
爾邪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  
寇與媵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  
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物率然動  
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歛之蔣氏

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烈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程氏妯娌節義傳

周原誠

歛衮繡鄉場田里程氏妯娌曰鄭氏呂氏素柔順協一

克相夫家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官軍再復郡  
治賊遁郡西二十五里巖寺樹柵團衆力守號曰老砦  
明年正月十五日官軍夜半四出襲之比曉砦垂破而  
後軍總制不至官軍失援遂敗歸時居民倉黃遯逸不  
能遠鄭呂匿里之王鎮橋呂姿貌白皙不類田家婦負  
其兒甫三歲敗卒至擄之呂與兒大哭伏地不前卒欲  
拽去鄭匍匐救拒不輟卒怒斬之顧呂曰從我則生不  
從則死呂且哭且大罵曰汝為官軍不能殺賊而擄我

又殺吾妯母我寧死不願從汝卒佯舉刃呂時猶抱其  
兒復大罵曰賊汝止殺我無殺我兒卒怒摔而斬之呂  
死猶舉手若抱其兒者三卒乃投刃去兒今無恙呂名  
勝弟年三十六鄭名春年四十二鄭身長而癯予及識  
之

論曰變亂以來王侯將帥沒於賊而背其君忘其家者  
有矣其有如呂持節不回死猶知抱其兒者乎世之兄  
弟同氣一體偶小嫌小忿視如塗人而致其死者有矣



其有如鄭以異姓之親而以死捍其難者乎節義之大  
世臣巨族或不能行而田舍婦人能之不亦悲夫至若  
主帥失律致賊貞良罪固莫贖其亦有位者之永鑑也  
已然則呂鄭之死不亦悲夫

蜀源鮑孝婦傳

周原誠

孝婦姓吳氏名息歛哀繡鄉蜀源里鮑琪妻也年二十  
五事姑呂以孝謹聞至正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官軍  
克復郡治明日琪偕里父詣轅門請號或謂賊去未遠

遊卒必下鄉哨掠宜率老幼遠避吳獨不去曰吾姑卧疾吾將安之乎雖死可也既而村墟寂無一人姑忽思美啜吳即懷其嬰兒至村曠依苧薄採莧為具俄游卒至執之吳號曰吾姑方病俟吾歸作羹續命願貫我卒欲污之不屈復大罵以走卒怒斬其首不殊蹴其屍入澗中吳猶抱其兒不置并浸死

周先生曰嗚呼世之亂離極矣人心天理消蝕盡矣三綱蕩然無所底矣吳也於斯能委身至危以事其姑犯

身至險以致其養及卒不幸焉復潔其身以死死也復懷其子如生雖古烈丈夫精神果毅者不啻也吾茲傳焉蓋所以著人心之不死也其亦浩然於天地者哉彼頑乎其無恥者可以奮矣嗚呼悲哉

汪氏三節婦傳

宋 濂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為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垕有子燕山

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門閭此婺源回

嶺汪氏也

鄭氏雙節傳

唐文鳳

鄭國英婦王氏以節見舉於鄉人將申請間仇家誣以

不實于御史臺御史陝右韓公重其事即日帥郡守八  
閩黃公教授天台江公躬詣其鄉拘集鄉里高年知識  
厯言其節如出一口因詣其家但見中有元史忠義傳  
懸于壁末有其妻聞之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之句  
愕然嘆曰節孝世家併以鄭玉婦何氏守節之情上聞  
雙旌其門按王氏名禪歙人也何氏名萱浙人也王於  
國英何於子美皆側室國英子美堂兄弟友愛惇睦先  
後繼卒值時荒歉干戈日尋征科日倍負孤農圃計日

紡績三十餘年貞操無瑕回視其世母鄭昌齡妻孀居  
六十一年壽享九十有六始終一節者大有光也君子  
謂王何年相若同門同苦于始同榮其終婦道之冠姆  
儀之尊因小人之誣引君子之敬不特聯美栢舟之詩

又將得乎拔茅連茹之易邪

旌表鄭昌齡妻洪氏皇帝  
聖旨裏徽州歙縣申來照

得至順元年十二月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民年八十  
以上迤邐蒙古地面居止者各賜二表裏其餘州郡之  
人別無為非者有司旌以高年耆德之名欽此除遵奉  
外竊見本都八保已故鄭昌齡妻洪氏轉娘自二十六  
歲夫亡無子守制至今六十餘年始終一節栢舟自誓  
今已八十八歲並無非違如蒙欽依旌以高年耆德之

名實愜輿論申乞照詳施行得此據本都體勘相同本縣看詳所舉鄭昌齡妻洪氏轉娘詩禮之家志節卓異旌以高年耆德之名誠可激勸為此合行下仰照驗欽此至順二年十月二十日鄭氏又有孝子名慶師字有年讀書每夜分不寢父母或疾常有憂色日夕不離側未嘗解衣父存仁授蘇州常熟縣丞在獄遭疾孝子奉湯藥獄卒叱去之拜泣懇請先嘗獄卒為感動父得藥而瘳謫戍普定衛發其家往戍所染疫疾舟行至池州幼弟及妹皆疫而母病益甚孝子每夕禮北辰求以身代因封股雜糜粥進其母母稍痊而孝子疾作矣甫七日至湖廣嘉魚縣將亡告其母曰慶師且死但恨不得復見吾父母會聚之日以盡孝養之心耳語未終而卒時洪武癸亥十一月甲子也是日葬嘉魚縣旁之原明年叔父訪其墓但見白兔馴狎地產靈芝之異至今稱為孝子墓

序王節婦汪氏

趙 沔

漢世復除之令蓋本於周官鄉師辨其可任與施捨者  
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則又由閭師書其敬敏任恤者而  
推廣之唐之盛時乃命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  
勿事則感諷之道備矣自是以來數百年間雖田里山  
谷之民莫不知有綱常之重豈可不思其故歟吾邑有  
汪氏者邑人王天民之妻也年二十七而喪其夫辛勤  
刻勵鞠二男一女至于成立雖遭艱難涉憂患未嘗少



動其心間里賢之遠近稱之凡三十年如一日於是有  
司援著令復其家表其門誠斯時之曠典矣嗟乎吾聞  
孝悌力田之科唐人以為無益而罷之封股廬墓論者  
謂非中道不取獨節婦之貞古今表顯無異義豈非以  
父子天性苟能感慨矯勉於一時而無服勞敬養之實  
與閨門秉志一節終天者不可同日語歟況自喪亂以  
來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民俗為之一變視秦人德色於  
耒鋤諄語於箕帚又有甚焉則天理幾乎滅矣而孤嫠

老嫗獨以女婦之微係民彞之重不亦可尚也哉表其  
門復其家使之享恩榮於桑榆非徒以報其終身勞瘁  
亦所以厲婦節於無窮也雖然豈惟妾婦哉感明時優  
異之渥竭甘旨奉養之誠下以報慈母顧復之恩上以  
答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則為人子者尤宜知所勸矣汪  
氏二子長曰有則次曰得奴皆有男女子而汪氏康強  
未艾天之所以報貞節者未可量也故為推本歷代復  
除感諷之微意而學士君子有感於彞倫之重歌詩以

係之

黃仲瑾妻吳氏貞節傳

汪 獻

洪武二十有一年徽屬縣休寧令周德成以邑之五城黃致遠母吳氏年八十四貞節聞六月郡守廣信何敏中親臨覆實七月監察御史真定許公珪廉之輿言匪異還奏爰樹異門表其貞節式昭德音由是里之父老以告于閒居病叟婺源汪仲魯徵文以傳永久按黃與吳皆同里名族吳氏名德敬吳仁卿之女也生元之大

德乙巳年二十有二歸于黃仲瑾逾二年戊辰致遠生  
庚午次子士衡生又二年而季子銳生歲癸酉仲瑾以  
疾卒僅二十有九時致遠方六歲二弟俱在孩提吳氏  
辛勤紡績上事舅姑下撫諸幼永清玉潔以持其身以  
御童奴女婢歲奉祭奠致禮宗族親姻訓子以詩書庭  
無間言致遠之曾祖宋迪功郎國監檢閱諱彌高由科  
第起家子孫義居雍睦二弟雖紹其叔父怡愉恭讓以  
孝友稱于鄉壬辰兵變屋燬人逃二弟相繼先殞致遠

子母相依以為生奔匿顛沛幾十餘載以底承平復於  
故居吳氏始終不渝厥志已五十有五年矣茲幸際聖  
皇御極萬方寧晏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以訓厲風俗而  
吾邦賢守令宣上德意躬詢里民吏卒職循雞犬不驚  
鄉無毫髮勤動而有感孚欣効之美嗚呼為善者由是  
知所勸矣仲魯老病山居聞斯盛典喜而紀實為吳氏  
貞節傳庶來者有考焉

鮑節婦傳

唐文鳳

節婦姓宋氏名禮玉歙北寧泰鄉人也世以貲雄鄉里  
節婦幼在室專於女紅性樸而淳不尚華靡在父母側  
愉愉無疾言厲色以孝謹聞擇配名族年十有九始歸  
于鮑尚娶鮑為儒宦宗家庭肅睦凡婦入門必遵禮服  
勤節婦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撫育前室子相以慈愛  
尚娶能詩文工書精歐陽體篆隸亦可觀洪武初郡太  
守王公以賢良舉一時翰苑名流推轂授翰林院典籤  
尋除編修陞修撰莅職甫三載出為耀州同知在任未

考滿俄以事株連不幸物故而節婦惇惇弔影抱其所生子長安馳馬至京師收其夫遺骸還鄉辛苦萬狀道路見者莫不哀之舅老而姑病悼其子死非辜怏怏觐望節婦去脂澤躬儉約經紀其家政終喪舅姑相繼卒葬祭合宜不五年子長安亦夭遇相不異已出娶婦抱孫克底成立今年踰五十有一矣康強無恙蓋天之報施而祐其苦節邪先是節婦歸父憫其年幼子喪欲奪其志婦泣而告曰曩與吾夫於耀州官廨月下謂曰設

若不幸罹禍汝肯守志乎婦具以實心對夫喜曰汝若是吾無憾矣既已許之豈可以死生而異其心乎奉老恤幼以迓續餘休庶無負吾夫也父語塞而止其子相事之如所生母恐其名不傳迺屬予傳其事予與尚聚篤斯文友誼故不辭而書之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唐先生曰予嘗讀宋史知鮑氏父子爭相死事而以慈孝稱前元江婦守節自誓郡邑白于省部將旌表其門不幸壬辰倭擾而止今宋婦亦能厲志以踵江後可謂



能繼美矣嗚呼父之慈子之孝婦之貞何獨見於鮑氏之一門豈非觀感而然歟嗚呼賢哉

金節婦傳

沈夢麟

休寧金汝恭妻姓周名月歛邑名儒彥明之女幼承詩書之訓婉婉柔順年二十歸于金氏奉姑嫜以孝睦宗族以和尤勤儉篤於女工歲時祭祀相夫子以備內外之官閭里稱為賢婦越九年汝恭以事逮獄既而直白其枉歸途受疾至家而卒月擗踊哭泣聞者哀之汝恭

卒時有女纔數月乏嗣續伯氏以已子曰翁歸者為之  
後月撫之教之鍾愛如已出嘗曰汝家素業詩禮簪纓  
未替宜早夜篤志為學毋忘父祖之遺訓服闋不御綺  
紈不施粉黛平居之奉澹如也或以年盛姿容未衰微  
諷之曰貧苦若此皀皀子立將何恃焉月潁然怒曰我  
聞婦有三從之道況夫者天也今失所天唯當輔吾子  
以綿金氏之嗣禽獸之行我不為也言者慙而退月美  
志行及今三百一十甲子矣始終無二焉

九十翁沈夢麟曰賢婦隆家人之道貞女勵栢舟之詩  
月居孀守志堅如金石其子又能述母之志使書之彤  
管以永其令名金氏之後可謂節孝兩全矣嗚呼賢哉  
洪武丙子春三月朔日吳興郡花溪九十翁沈夢麟識  
金節婦休寧金汝恭妻也金休陽詩禮族節婦姓周名  
月歎邑儒者彥明之女年二十擇壻歸汝恭居九年不  
幸而汝恭卒無子其兄彥文以子後之月竟以持身撫  
子奉祭祀為志無一毫再醮之心其所守之堅金石蓋  
有不如也吳興儒者沈夢麟因為立傳且目曰金節婦  
云嗟夫婦人之賢雖曰本於父母其適人以後賢不賢  
不以夫之存亡改節者亦有在其夫之身修者以節婦  
之事觀之豈特節婦可稱尤見彥明有儒者之實汝恭

能修身齊家伯氏之子懼其母之賢操泯而無傳求文以彰之且以為人激勸是皆可書遂書是于卷末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吉將仕郎國子監學錄同邑陳嵩書

許孝女刲股傳

唐文鳳

孝女姓許氏名淑玄城東故家許伯玉女也自幼警悟縫紉烹飪無不精絕稍長能書算名數論語孝經列女傳母孺人李氏口授輒成誦年十七伯玉病羸弱食飲不進百藥弗効孝女依依侍側憂戚若不能生者或言刲股可療孝女聞之乃齋沐祝天持刀入私室刲左股

肉和糜以進伯玉聞香氣盡啜之疾頓愈舉家嗟異閭里姻戚咸稱為孝女後二載伯玉疾復作孝女更欲為之未及而伯玉卒孝女悲號終喪不輟年二十一始為上路張以信妻詩禮家也孝女入門事上撫下不少違禮法不幸舅姑先沒祖母介玉翁在堂孝女奉事尤謹脯饘酒漿及老人所宜用者靡不備具咸稱為賢婦鄉先生江文興為述其事甚詳既沒其孫惟達持以示予請為傳

論曰三代以前未聞刳股之說後世醫書載人肉能愈  
痼疾孝子爭趨之至有剖脇取肝以為孝者豈欲矜其  
名而為之哉父子天性也親病在牀巫藥無功危在旦  
夕為人子者迫切至情不惜肌膚割于刀刃以期萬一  
之幸非孝誠之至能如是乎蓋於斯時知有其親不知  
有其身故也若淑玄真可謂孝女矣孝誠根於心孰勸  
之然哉彼進食怒罵臨死不顧者聞孝女之風可以少  
愧矣

節婦葉氏墓誌銘

胡儼

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曰順孫來北京介其鄉人胡思名錄其事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慙而意誠乃序次其始終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為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關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

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為後以紹宗祀榮在乳哺撫育  
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婢然閨門之內精白一心以  
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典長幼衣食之需親賓往來之禮  
皆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  
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  
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孥營舊業土田日廣物  
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  
年八十有五歲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



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間里有光子孫  
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月二  
十五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厯甲子五百九十  
餘世鮮矣以卒之年十一月甲申葬歙北新州之清平  
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  
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即順孫  
次義次禮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積曰輝曰恩曰忠曰  
從曰希曰政曰濟曰智曰信曰達女六人嗚呼洪範五

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為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  
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為難至於見玄孫不尤  
難乎況婦人之行修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  
可知矣若節婦者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身始終如一  
日其享期願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  
善信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  
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士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減

方氏雙節婦傳

林誌

婺源方氏之婦胡氏鄭氏以節稱于鄉胡氏名壬壽雲  
峯先生之族孫也長歸方氏曰順存者洪武中為贛州  
寧都司稅生剛寧娶同邑鄭氏名晉剛寧之孤齊同鄭  
氏其母胡氏其大母也始司稅官寧都一廉自將不以  
家從胡氏經紀其家教子甚有禮度鄭氏之歸也喜有  
姑愛樂有夫賢庭幃之間既肅而雍剛寧省寧都鄭氏  
事姑盡禮族稱其孝司稅卒于官剛寧匍伏護喪歸葬

尋亦卒胡氏晝哭其夫夜哭其子鄉人以為知禮時齊  
同方生三月而鄭氏日抱其孤與胡氏哭于庭姑婦孀  
然形影相弔號慟殆絕者幾親戚交慰喻之既而曰嗟  
乎方氏二世不絕如縷惟此孤爾天乎閔予庶儻惠于  
其先人與其徒哀以死孰若保遺胤圖報乎於是姑婦  
飲泣而誓既終喪屏粉飾惡衣服杜門紡績以養其姑  
胡氏今年七十餘而鄭氏亦五十餘矣齊同長而賢孝  
已娶有二子方氏竟有後者雙節婦之力嗚呼三十年

來寢昌寢替雖奇男子視其先之積遺委如弁髦者往  
往而然孰謂二婦人者於襁褓孤遺乃能自荷其責如  
是而卒若執左契合右券焉茲非人歟豈必皆天哉予

嘉其有以植名教厲薄俗故為之傳云

考川胡貞華來求其嫂氏死節

詩序云兄名亨華早喪父性敏能文年二十娶方氏名  
細珍少兄一歲性孝敬未半載夫患疾頗殆方氏百計  
以療或禱天願減己算以益夫亨華度不能起謂方氏  
曰恨吾不壽誤子之歸也方氏泣答曰勿慮有姑在堂  
夫若不幸妾豈有他意哉生死之事有未完者俟妾為  
之即當相從也亨華死方氏頓絕而蘇者數四卜葬里  
之齊源囑工虛其右壙以待明年清明命工鑿石砌墳  
祝曰妾事畢矣又託附音於兄弟曰吾苟有事實以義

從慎勿見異夫家以負吾志家人防之方氏紿曰無他也一日升堂點茶奉姑及諸長幼從容入房欲自經適鄰嫗來呼門而覺頃間令婢於窻外混以紡聲入房湔爾而殂聞者驚嘆以為真節義之婦方氏兄弟欲舉其柩歸墓鄰田婦忽見亨華如生呼謂之曰吾夫婦生死相同不宜異葬汝為我報之言訖不見田婦至言狀舉室又大驚異舉以葬前所虛之壙於乎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若節婦者非其天性之美其能從容處死若是哉口聖賢之書身縉紳之流竊祿偷安曾靡廉恥者視節婦何如哉節婦出吾邑方村其先有以雙節旌其門者寧都司稅其曾祖曾祖母與祖母其旌表者也前海陽令汪早節婦外祖胡氏則皆祖明經書院山長雲峯先生是三家者儒宦世胄予深嘉節婦而詳及之亦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之意也承德郎戶部主事同邑汪敬書

太淑人袁氏墓誌銘

楊溥

刑部右侍郎楊寧母太淑人壽七十正統八年三月乙丑以疾卒于家訃聞遣官諭祭詔有司營葬寧奔喪奉行狀踵予泣請墓銘予哀寧之喪重太淑人令德乃誌而銘之誌曰淑人姓袁氏錢塘儒家女歸同郡楊君昇昇以經術起家為星子教諭陞邵武教授再調徽郡持身清謹在官理教事至於餽答親識存卹下人一切家務皆付之淑人昇所至有賢聞淑人相成之有其道也

昇歷教官三任俱迎二親就養淑人事舅姑先意承志  
惟恐不及姑老多疾淑人侍湯藥候起居益久益虔未  
嘗有倦色昇先父而卒舅獨在堂淑人率諸子謹奉之  
舅安於所養及卒盡出裝奩命寧奉葬錢塘之先塋昇  
歿時寧甫成童餘子女皆幼淑人躬事絲枲以助家用  
課寧昆弟讀書夜績書案傍時具湯飲以資勞苦每至  
夜深或念寧昆弟孤苦輒淚下及寧領鄉薦賓客過從  
者淑人竭所有款之至易簪珥不厭寧登進士第任刑



部主事陞郎中淑人訓戒之辭咸切於理道寧以考稱  
得推恩封太安人寧從征麓川有功陞令官安人加封  
太淑人子男二長寧也次宜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順安  
適光州學正劉安定俱先卒次定安適徽州府學訓導  
張昊孫男四其昌其順其逢其祥孫女一人嗚呼寧以  
高官厚祿方圖榮養而淑人卒宜其重有哀也而淑人  
不歿者則存焉是宜銘銘曰

備婦之德宏母之教家用相成子躋顯要霞佩珠冠龍

章鳳誥恩典荐隆閭儀有耀天福其全用臻壽考慶源  
之開實於斯肇鬱鬱高阡黠水之表尚宜子孫永綏厥  
兆

程徵士妻汪孺人墓誌銘

呂原

徽之巨族惟程汪二姓最著程祖陳鎮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忠壯公靈洗汪祖唐持節歙宣杭睦饒婺六州  
諸軍事越國公華二公自宋以來皆封王爵廟食其土  
子孫世為婚姻事具譜牒若徵士程君杜壽及其配汪

孺人俱出徽之休寧亦二王之裔也徵士及孺人之先  
簪紱相承奕世不乏至徵士之考古輔孺人之考亦仲  
始隱不仕兩君子比屋而友善故復締姻好焉孺人性  
莊毅不苟言笑既嫁事舅姑相夫子承祭燕一循禮法  
兩族之人皆嚴憚之徵士當洪武初嘗應薦當授官孺  
人力贊之以親老辭去未幾徵士坐累謫戍北行自沁  
徙衛輝孺人與同甘苦敬事不怠既定居河間益加勤  
儉業以復興子女僮僕各有所職內外截然平居無敢

警欵者見孫信有美質復力贊徵士遣入學為生徒親  
邨或以給費為難孺人曰吾兩族固未始以貧廢學親  
督家人力女紅以資之信受教惟謹遂登甲科躋顯融  
晚歲徵士與二子相繼物故孺人哀毀過甚因失明然  
諸婦相率晨昏奉姑如平時凡百不敢少肆蓋其家規  
素定故也景泰癸酉二月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四距  
生洪武庚戌二月二十日子男二人長晟贈吏科左給  
事中次昱孫男五人長信今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次侶

用武功為瀋陽中屯衛百戶次倫次儉次偉女五人長  
二適儒學生白瓚王哲次贅田寬餘在室曾孫男三人  
長敏政次敏德次敏行女一人尚幼孺人之喪叅政方  
督餉于遼東以承重解官而歸將奉其柩與徵士合葬  
河間城東金沙嶺之原過京師請予銘叅政予同年進  
士也才敏直諒有聞于時蓋不日當顯受褒典上及二  
代以華其族而裕其子孫孺人夫婦可以無憾矣通家  
之誼不可以不銘銘曰

猗嗟孺人德性厲溫由處而歸式對高門起家儉勤振  
其初屯壽踰八袞顯有二孫兩河之間轟轟塋垣尚有  
貽恩昭此慶源

孫母程氏孺人墓誌銘

方勉

天命我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植立人紀自洪武建元  
迄今仁義禮樂之化深浹人心故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旌門閭書史冊者比比矧新安子朱子過化之邦世家  
右族德澤之長乎此孫母程氏孺人之貞節所以不待

教而然不煩褒其門而知於世也孺人諱添先世居休寧桃梅系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子善俱抱才弗仕而家政秩然母某氏以賢淑稱孺人生而孝敬慈惠年十六適溪東孫氏子希賢孫於程家範相侔系出唐將軍萬登父安卿兄希侔俱世積仁厚而希賢年甫二十有二疾卒嚴陵孺人少希賢一歲服喪哀毀勵志守節撫育孤子德規誓不二夫初安卿老而歿希賢尚垂髫遺命希侔子之希侔篤友于之義甚

至而孺人躬炊爨事紡績奉希佐夫婦如事舅姑德規  
稍長教以義方出其餘貲俾之經畫帑積既充薄於自  
奉孫曾侍前嚴於誠飭人皆謂孺人善為婦為母而天  
之報之必以其福也有司嘗欲敷奏以貞節表其門孺  
人聞而拒曰不幸不天居孀守志亦吾為婦當然也何  
以旌為亟命德規力辭德規不敢違命遂寢其事此非  
德之尤賢者哉孺人生洪武丁巳正月八日卒正統戊  
午夏五月二十六日壽六十有二子一人即德規恭儉



能文克紹休緒孫男五人曰守義曰永仁曰顯慶曰勞  
芳曰全斌孫女一人適程纓曾孫男一尚器曾孫女一  
幼在室德規卜正統四年正月九日奉孺人柩葬于黃  
石坑口祖塋之左大懼懿德莫聞于後因處士汪君順  
以其鄉丈吳君以聲狀來請誌其墓予與汪有桑梓瓜  
葛之好且予長兒婦亦與德規同譜故不辭誌之於以  
見我朝德化之盛世家德澤之長致有婦如孺人之賢  
而不自彰也誌已復為銘曰

天厭元德眷我皇明肇脩人紀四海擴清德化久洽被  
于女婦婦曰程姬賢為孫母孫為著姓世居溪東母氏  
貞節求揚休風國風休兮宜載信史勒銘詩兮庶昭千  
禩

恭人畢氏墓誌銘

王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新安程公富鎮張掖之明年是為  
正統壬戌其配恭人以疾卒于家子度遣人詣邊告哀  
且請公求文以誌母墓乃以狀告予請銘按狀恭人諱

靜一姓畢氏宋相士安之後也曾祖某祖仲榮父志善  
世家于歛多隱德弗華母陳氏實生恭人柔順靜顯敬  
恭女事既長歸公慎修閭政相助惟謹公中永樂甲午  
鄉試上第時嗣未立恭人親擇骨肉得公姊所出子撫  
而厚之名曰度愛育保養如己子而天錫嘉應育一子  
一女諄諄訓戒俾有成舅年耄患風疾三載恭人躬奉  
湯藥誠孝切至事姑尤孝謹遇疾籲天請代刲股作羹  
疾遂愈事聞鄉黨可徵也翁姑歿喪祭禮儀營備惟謹

哀戚之情終喪不輟未幾公以才擢監察御史三載奏  
績宣廟嘉之既進公階文林郎復封恭人為孺人公出  
巡江右剪除大盤之寇皇上嘉其功擢大理左少卿仍  
賜誥命進階中憲大夫恭人遂拜今號恭人承褒益勵  
恭謹未幾公轉今職總戎于邊恭人綜理家政治裝嫁  
女教子讀書勤勞弗懈遂以是致疾奄然捐世子男二  
長度次鏞女惠適同里詹宗文前中書舍人孟舉曾孫  
也孫男琰尚幼孫女細容聘邑人前審理曹從善孫度

值歲歉以貲易粟賑饑民事聞賜以璽書表其門為尚義給復其家皆恭人家教所致恭人生於洪武丁亥七月三日終於正統壬戌正月六日享年五十六歲以是歲八月十五日葬于邑之古城關先壟之左嗚呼恭人相夫受顯秩教子成美才理家致阜業正宜安享高年以食其報而乃至此是宜為銘銘曰

毓芳右族嬪慶門相夫教子多令聞良人秉節多大勲貤封兩度承殊恩煌煌命服雲錦文被命感激心益勤

春秋蘋繁祀事敦旦暮紡績家業殷方期百年眉壽尊  
奄然一夢消貞魂有兒昂藏才出羣蘭芽玉茁兼有孫  
移天方受恩命新恭人雖死如生存欲知懿德觀斯文  
程襄毅公夫人林氏墓誌銘 徐溥

弘治八年乙卯七月十日程襄毅公夫人林氏卒于京  
師官舍其子敏政解官扶喪歸襄毅卒時先朝已贈太  
子少保賜葬于休寧南山之原故夫人之卒止賜祭命  
工部啓壙而窆仍給驛歸其喪蓋特恩云行有日敏政

乃自述事狀請予銘墓按狀夫人姓林氏諱淑清世為  
閩人唐九牧之後也派分環珠里號環珠林氏高祖謙  
翁元宣授進義副尉曾祖起宗贛川錄事司判官祖子  
隆國朝洪武初坐累謫陝之綏德再徙河間遂為河間  
人考頤妣李氏子女各一子璵為淮之安東簿女即夫  
人夫人生有慧質孝謹純至凡女事必精習讀列女傳  
女戒諸書輒領其要喪父時尚未笄哀毀如禮安東治  
家嚴重念夫人之賢必有以稱其選者久而弗得程氏

之先自新安來徙河間而襄毅在小學與安東同筆硯  
為儕輩所服後入儒學其家以姻請安東乃白于母曰  
程某遠大器必為女弟擇對無踰此矣既歸襄毅之祖  
若考贈尚書公皆在堂母張夫人有四女一子未畢婚  
嫁家務叢委夫人獨奉兩世舅姑至躬操井臼治酒漿  
不憚勤勩寒暖饑飽居起之節必得其宜數年襄毅舉  
進士授官夫人與有祿養而儉素如故凡遣四姑娶一  
姒皆手分俸金甚者撤奩具為助前後四經舅姑之喪



相襄毅無違禮襄毅厯給事中少卿都御史以至侍郎尚書督邊儲治兵旅領巡撫之寄出入中外者四十年茂著勲績而夫人獨任內政奉家祀施子教待新安河間諸伯叔子必周必至擇安東諸子可教者俾就外傅其一芳為河南長社巡檢其一英為山東青州訓導皆底于成夫人馭臧獲有恩待親黨舊故有禮見鄰婦里媪之貧者或解衣衣之雖數不厭其賢如此夫人凡三荷封命景泰初以襄毅給事中貴勅封曰孺人天順中

以都御史貴誥封曰淑人成化中以兵部尚書貴進封  
曰夫人後其子貴雖累封而夫人秩號已極不復加錫  
惟享有祿養後襲毅之卒十有六年其年至七十有八  
而卒謂敏政曰勉報上恩以光祖宗我年已老得從爾  
父地下於願足矣言訖而逝子三長即敏政進士及第  
累官太常卿兼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學顯于時次敏德  
詹事府主簿改蘄州判官卒次敏行儒學生亦卒女一  
適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雲漢封淑人孫四長壘蔭授

錦衣衛百戶次圻蚤世次壇次堂孫女四長適同邑臨塘范初次適婺源大畋汪玄錫次許適新安衛指揮子朱儀次許適新安衛千戶子于恩銘曰

曷徵能婦夫為名臣曷徵能母子為聞人霞帔翟冠從夫之貴堂居鼎食子養終遂康寧壽祉有錫自天人得其一我實備焉視履考祥於理則有勒銘于幽以示永

父大學士洛陽劉公卹典記夫人林氏故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之配令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敏政之母也尚書公既卒夫人隨敏政留養京師弘治乙卯七月初十日卒宦

郎禮部以聞朝廷特遣官諭祭命有司給官舟歸其喪  
合葬尚書之壙仍許其孫錦衣衛百戶臣壘隨敏政扶  
柩而南俱起一時常制蓋殊恩也臣敏政期襄事畢敬  
錄諭祭文及殊恩詔旨刻之貞珉以侈上之卹典而虛  
其下方俾臣健記之健惟女婦之所託以終其身者夫  
與子而已夫顯而子貴女婦之榮且幸也而夫人以名  
家賢裔配尚書公厯官中外三十餘年位登八座官階  
二品克盡內助之道初封孺人再封淑人三封夫人而  
又生子若敏政以文學才行聯芳仕途金紫輝映故朝  
廷之於夫人生有褒封歿有哀卹如此其為榮且幸固  
非尋常女婦之可比矣況今敏政方盛年而文名時譽  
溢於縉紳他日陟崇階被殊眷以顯親揚名於無窮有  
不難致吾知夫人之為榮且幸又將有進於此者豈直  
如今日而已哉臣健與敏政同官翰林同侍講幄最久  
知其父子所履歷頗詳故謹為書之下方俾觀者知朝  
廷之卹典所以優崇程氏者極其至而程氏一門之為

夫婦父子所以遞承  
之者亦有所自云

吳節婦傳

程信

吳節婦者名俶穩休寧吳清之妻傳築判官朱子範之  
姪孫女也性莊敏行貞潔清本唐御史少微之裔居邑  
治前教學于鄉節婦相之歲久言笑不聞鄰壁孀姑葉  
氏常稱之曰此婦柔順非常也清疾卒節婦年二十六  
子脩三歲姑老在堂或憂其少寡力難支吾諷早擇配  
以圖慰老稚節婦毅然曰吾夙承世範之教知為婦之

道既嫁侍姑談高祖姑汪氏之節義知守節之道今忍  
為不義以取辱哉幸吾姑康強嗣祀有託何憂之有遂  
屏容飾翦髮誓不他適辛勤紡績養姑不缺姑曰吾失  
子而無憂者以有吾婦也姑嘗感風疾四旬寢不起湯  
藥食飲洩泄痛癢晝夜事之未嘗少懈疾亟焚香告天  
願減已壽以延姑算姑遂愈壽七十二而終喪葬如禮  
哀戚彌至歲時祭祀必誠必潔撫脩長遣從師日課其  
業脩嗜學唯謹取春暉二字名堂朝夕以養親為事節

婦喜曰吾幸獲見吳氏之有後也復遣孫琰入郡庠鄉人敬之稱為吳節婦白之於官郡守福山孫公遇覈實以聞天順辛巳詔旌表其門令節婦年七十有八且康健樂享恩榮子孫孝養噫天之所以報節義者如此夫予叨侍纂修之末求貞節著聞可采如吳節婦者閩郡僅三人耳既名登郡誌備史筆以昭聖化何待區區之贅然居北郭相去不百步與脩詩社友故傳其目覩耳聞者以俟名公申贊之

縣志吳脩字仲成縣前人幼失怙賴母朱氏撫育及長事母孝

謹東西鄰火延百餘家抱母號泣告天火頓息家遂獲  
免母卒廬墓三年羣鳥來巢服闋連旬雨雪歸之日忽  
開晴禪祭畢雨雪如故人謂孝  
感所致有司以聞覈實旌表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一百上

明程敏政撰

行實

方技

漢洛陽令方聖公

儲傳

李孝光

方聖公者漢故洛陽令儲也其先自黃帝時有食采於方子孫以氏故方明嘗為黃帝御後方叔顯周其姓益著至漢有曰賞曰望蓋其苗裔云望生子紘為大司馬長史王莽僭逆紘南避之吳遂徙丹陽歙東紘生雄建

武中仕至西河守雄生儲儲字聖公博學無不知喜為  
孟氏易讀圖識秘書察知天文五行之微殆若生知章  
帝建初五年春三月庚辰日有食之詔公卿舉直言極  
諫能指朕過失者遣詣公車其以岩穴為先勿取浮華  
丹陽太守周歆乃舉儲儲對極言天降菑咎各以類應  
其言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又曰百姓苦士  
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  
有曠夫王者熟惟其詳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菑可除

夫旱者遇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  
天應以無澤又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又曰民悲怨則  
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天子後召見儲等寘焚絲  
詔俱見者共治之儲曰凡亂者翦之而後理拔劍斷焚  
絲天子心偉之除郎中尋出為句章令民有書言亡其  
田器耨鋤於野儲已得盜田器者主名即使人召致盜  
盜亦自告人以為神明六年遷阜陵令七年遷丹陽令  
遭母喪去官負土起墳樹松柏萬其上居三歲鳳凰下

之至元和初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舉孝廉賢良方正  
拜博士頃之遷議郎更為洛陽令尚書張林嫉儲教功  
曹憲殺人夜寘儲寺門以誣儲林具奏收儲儲覺鉤知  
殺人為功曹乃臨鞭死人佯稱死者言功曹殺我儲行  
捕憲憲度不可脫叩頭曰憲真殺人矣願毋坐老母儲  
許諾其母得不坐和帝永元五年六月上將郊祀詔問  
儲朕且郊祀天其何祥儲對曰其應有咎願乘輿毋往  
是日上卒往既祀天無風霾明星燦然祀已馳詔儲曰

儲博學稽古不以忠信而以欺詐非事君之義儲受詔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天降有咎不敢不言今咎時且至願乘輿疾還使者已去儲仰嘆曰為人臣恥蒙不忠之名顧奈何愛死遂自殺駕還從官未盡到天俄大風雨雹大如鴈子鹵簿後乘士皆疾馳去上大驚使使召儲來儲已死天子為流涕而言曰嗟乎儲死矣孰與吾共治天下者追官太常尚書令封諡侯詔護其喪還葬歛既葬世皆傳言聖公飛而上天於是民廟祀之即

民有蓄害神下為驅除民事聖公如事父母從他縣徙祠旁居者凡千餘家因之為縣云兄儕南郡太守弟儼丹陽太守其剛果皆類儲既歿亦廟食其縣始人謂儲聖公及見聖公神靈乃追言聖公擿誅功曹殘賊及永元郊祀對更謂儲僊云其四十二世孫璿家猶藏故唐時遺牒言聖公前為洛陽令數乘白鶴歸而省母後坐言郊祀事天子哀傷之詔歸其喪妻子發視之則惟遺一履與平生所著履合蓋類神仙家所謂解蛻者後予

讀唐左臺御史張鷟文成縣侯碑與其曾孫回廟記蓋其言略同然弗可盡攷

論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惡其欺也聖公忠孝而仁事君能盡其誠所謂君子不器者也世乃喜稱神僊謂其不死為賢蓋近於神怪然堯舜文王孔子未嘗不死不害

為大聖而謂儲願之乎

聖公博學喜為孟氏易蓋東漢之儒者也其言當異知來物固

其學然擿誅功曹與同時周紆察廷掾死人事大相類紆深刻非聖公比然漢世為吏往往皆有其方故所施者同也後世俗吏非惟不本經術并此有弗講矣傳稱聖公解蛻頗涉神恠予聞魯申公與楚元王交受詩於



齊人浮丘伯世亦稱浮丘伯卒為仙二子所謂列仙之  
儒者歟先儒不謂無神仙第言不欲為耳二子其亦為  
之者歟至元五年己卯正月七日史官陳旅書按劉  
昭引儲策傳五行志儲則董子夏侯勝翼奉之徒明於  
菑異五行之說者也史臣乃不為儲作傳宜乎世祠之  
而稱其為神仙馬鄉非張驚撰點侯碑少見儲事安知  
其為賢哉予讀李季和所著傳頗推驚言為之足備闕  
遺先師所謂語人而不語神庶幾近之時至正四年歲  
戊寅正月望日  
白野泰不華書

唐建安寺主智琚傳

羅願

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遷遂為新安  
人父禕仕梁為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

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  
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譽公三論年二十七即就敷  
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常倫口不言人  
服無受色後三屈指逝於常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

常衍為立碑西陽王記室曹憲為文

定莊禪師新安人  
牛頭自法融禪師

傳三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無機緣語句茂源和  
尚歙州人得法於吉州性空禪師平田來參源歎起身  
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任麼時請師道  
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源曰有什麼  
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方點檢珠溪謙  
禪師歙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饒州刺史為謙造大藏

殿謙與一僧同看次謙喚某甲僧應喏謙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謙曰我不問遮箇人曰若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謙後住兜率山而終瀾大德興唐寺僧名清瀾性孤高住叢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瀾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傳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往還今精舍往往有瀾所為碑塔在寺後

城陽山人許宣平傳

羅頴

許宣平歙縣人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擔上挂花瓢及曲竹杖醉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

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每拯人艱危救其疾苦訪之多  
不見惟壁有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  
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壑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  
都忘甲子年好事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間天寶中  
李白自翰林出覽之曰此僊人詩也乃游新安涉谿登  
山累訪不獲題其菴云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  
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  
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後百

餘歲至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入樵南山有人  
坐石上食桃甚大謂嫗曰我明奴祖也嫗言常聞僊翁  
已得僊多年宣平言爾歸為我語明奴我常在此山中  
與嫗一桃食之而美嫗自是增食顏童體輕中和後兵  
荒相繼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後人時有見之者  
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升林木而去

聶真人

師道傳從孫紹元

羅願

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于方外

後得內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之夜  
半峯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近至石  
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咫尺少時  
殿小鼓復通奏笙簫金石絃匏以拍節大鼓其音清揚  
不類人世至鷄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聞之同行者歎  
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證也後泊南  
岳招僊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山中時有見  
之者迺辟穀七日獨往日暮有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

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道目送之東行見草舍籬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啓黃蘗合得茶飲之絕佳明旦行有老父問所從來謂曰蔡君父子偕隱此山昨夕所宿即其子也折草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咀之而甘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已月餘日乃知彭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居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弭馴伏拊之乃起或以所採薪藥令負還以

故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害後將復往南岳聞漢  
梅福梁蕭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夫  
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淨  
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通也本居  
南岳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源吾適  
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空觀墳土祀今子  
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  
恐未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數里忽有草舍



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卅角以湯  
飲師道神氣灑然修通指架上素書令抽取一卷曰習  
之當得道我有弟子紫芝在九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  
為子盡其旨矣儻不見者第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  
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見師道已在郁木坑外蓋七  
日矣素書言西王母理化衆僊之要然不可盡解遂至  
九疑訪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  
之師道累求不獲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教

以疑義歲餘還山房田頔圍新安師道白太守裴樞夜  
絕見頔頔為斂兵又為請陶雅為守楊氏據有江淮召  
至廣陵建真元宮處之使為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旦  
謂弟子曰我為僊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斂棺有聲視之  
若蟬蛻然因就葬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道  
以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岳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宿  
舊遊觀宇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通源矣後  
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氏發

所藏衣冠歸葬自揚至歙千餘里其上常有雲氣兼鳴  
鶴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  
卿從孫紹元

紹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葷夢天人指其腹曰此  
子當證道果長好文史尤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籙是  
夜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  
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上圖形旁題云聶紹元十八  
入道二十授上清畢壇二十六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

而還問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號無  
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  
訓宜世勤修鍊毋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有光自  
空而下遠望疑以為火至則無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  
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果至是若有就坐者詰旦  
僕夫自外入云鍊師與三道士衣朱綠乘馬武士冠帶  
從者數輩飄然南去鍊師回首語之曰吾往南嶽矣最  
後一人云為語宅中謝貽我酒果嘗撰宗性論修真秘

旨各一篇學士徐鉉及弟錯稱之曰吳筠施肩吾不能

過也

黃山谷書問政先生誥後故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少則

事道士于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告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溫徐溫也特進守侍郎潯陽公臣知誥李昇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丘殿丞潯傳

張鉉

丘濬字道源黔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悟損益

二卦以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游華陽洞求為句  
容令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  
從此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  
唐虞開有道深慚巢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朮  
年年空自肥歷官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  
在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為春草詩詩畢端坐而逝年  
八十一及殮衣空衆謂尸解光祿大夫滕甫元發為太  
守為記其事葬于九華山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濬書抵

滁州家人啓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中云吾本預僊籍以推步象數謫為泰山主宰又句容志景祐中濬以衛尉

寺丞知縣事濬明天文有占星臺

宋朝事實云丘濬少隱於華山多蓄異書

嘗遇異人傳太一遁甲法精於易洞吉凶之變周游天下嘗至五羊以詩上太守云碧晴蠻婢頭纏布黑面蕃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因山又云脣上腥臊惟蜺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太守覽之不憚曰今四海一家玉帛萬里至於四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自其性也子何好惡如此濬曰詩人之言當如此康定中嘗上觀風感事詩一百篇往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曰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耆詩曰西鄙用兵間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

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  
執政怒且以其詩多及朝廷休咎於是言於上請誅之  
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郈模哭市其斯人之  
徒歟至皇祐中以為光祿寺丞其詩今略載於後三聖  
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  
民窮士卒驕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相侵甚可驚臣道  
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  
當寅屬艮官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貪位竊天功太祖  
艱難恢帝業庚申起厯到庚辰庚辰自是九九數國事  
邊機合鼎新太遊太一臨西北便有干戈動此中五將  
三門如不會漫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午歸東北內外  
官中兩相來客算雖然二十五其如迫脅也成災辛巳  
依前二十五推移入義到東南若論大將并參將中國  
文昌苦未堪天玄日朗侔君道兩字諱來三十春況是  
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門立正陽因火德而今  
名號異當時尋思失道由宣德失德須防仁義虧好是



四京兼九府人人盡著窄衣裳天垂大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略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聲譽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

三靈山人程惟象傳

程祁

居婺源石墨鎮三靈山有程惟象者以方術名於當時惟象字則之與先祖叙世契舊矣往來江淮間亦目擊其言事大抵十中八九如今權渭帥毛校理漸未第時則之言二十九歲決登科第又家君以淮南幕令泰興則之言四十後改官升朝皆如其言以至兩丁家艱年

月日時皆中又章丞相惇在翰苑則之言後當以事出  
守東南有水傍州自此不快却有還朝之命則決正鈞  
席後果左遷湖州丁內艱服闋遂領大政又家君在婺  
源時徐少卿總守歙游郎中通守饒則之言兩郡皆災  
饒為甚游必不起徐亦止於此未幾游果卒徐罷歙竟  
致政又竇學士卞以書屬家君問則之則之云數已極  
矣與前歙守王郎中同久之王卒於京師而竇亦死於  
遷謫凡此皆記其實也祁學進士時年甚少每科詔下

則之輒見勸未宜往頃逢如鷄戍乃如公志兼姓名少  
為人所道歲在辛酉祁忝鄉書明年南省奏名在第一  
賜集英第進士迺壬戌也調補信溪掾待次於鄉里則  
之忽過訪曰子於我厚者惟象老且死恐一旦先朝露  
不及相屬也因袖出朝賢記贈詩刻并故工部楊侍郎  
佐左丞皇甫泌理寺丘丞濬所為傳序願子異時為我  
銘墓俾我實迹有傳于後是在子也以姓家舊相還往  
且其意厚不敢辭然未必其果死也後數月祁侍家君

赴建昌任忽一日則之遣僕送書赴葭函伸紙乃叙違  
之語相繼其孤鑄以不起報則之之託鑄不之知也乃  
以銘問於天台方佐著洵武祁悵然久之為賦輓詩云  
昔讀先生傳埋銘屬鄙文里門經歲別人事一朝分宿  
諾成虛語遺言忍重聞傷心吟楚些知我不欺君則之  
平生見於皇甫右丞之文甚詳其略曰侍御史馬遵員  
外郎李康為舉人時同問則之則之云馬二十四當成  
名不出十年典南方大邑仍損初妻再婚必徵姓貴族

後果自臺職謫官宣城至儀真見則之則之又云不久復職尋將漕京東數月果還臺且云壽終於四十七鄱陽程廉志其說於壁皆驗又云李馬必同升官至員外亦如其言呂景仁初自殿中侍御史責倖金陵以父諱欲請易地則之云已有遷書矣不須也數日果徙知衛州俄還臺歛王景都官問則之則之云請過夏至言災福前一日景又嘗以丞郎命問則之則之云今方遷謫在南方明年當改官復職矣乃張給事存時左遷鄱陽

次年遇大禮恩貳起部遂復職知豫章又張尚書方平鎮金陵問一丁酉人命則之云天寶星行初度不可作內職壽止五十四乃嵇頻也是年除內相不及拜命而終丙戌年則之游儀真是時三發運使向傳式袁抗許元皆問動靜則之云二月袁為三司副使八月向亦為省副許亦遷發運副使又言終於兩制朝廷故事不由科舉不預選御史遂為待制而終杜起自廣西漕移兩浙則之語杜曰此去一日除三內制數俱盡乃陳執中

蘇紳滕宗諒也並如其說杜贈詩云有驗如有神蓋謂此也又沈邁年十六則之云二十二歲必登鼎科范大叅守杭州則之云享年六十四後皆驗泌傳聞則之生則性樂陰陽年十六喪父在哀戚中夜夢一人云子有道氣而喜術數予司馬季主之師也後此三年可見我於九華山中則之念念不忘年十九遂游池陽於九華廟中見一人如昔日者夢謂則之曰子乃有信是可教也授以要訣十餘年自此洞達幽微知人壽夭矣泌聞

之而未及見也甲午歲自右省出守雒陽故人王億與  
則之俱來謂泌三十一歲成名有酉生子泌念此人所  
習知未之奇也又云心靈夢靈此稍異矣泌平生所為  
多先有響既去留曰此月中旬日當遷是日乃初七日  
也泌頗不以為然至旬有二日邸吏報云當遷移翼日  
云除書入遞矣又數日寂然無聞至十九日乃到郡顧  
異其言曰但差一日及取歷視之此日乃二十日節氣  
也噫言術者多矣未有如則之準的又故丞相王荊



公安石贈詩云家山松菊半荒蕪策杖人間信所如占  
見地靈非卜筮算知人貴自陶漁最諳郭璞言皆驗竊  
比顏含意又疎只欲勒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其  
為名士所推重如此又歐陽文忠公有書帖往還情分  
甚款又則之家藏永昭陵御書于寶墨閣朝士賦詩甚  
多李龍圖師中句云心懷婺水身難到事感昭陵淚獨  
傷最為警策云

按羅鄂州志謂惟象占驗事多逸考之  
程氏都官譜中有傳甚詳今首著之而

附羅傳於下○程惟象婺源人以占算游京師言人貴  
賤禍福若神家近三靈山故自號三靈山人英宗潛邸

時惟象預言其兆既貴得賜御書王荊公贈詩云占見地靈非卜筮算知人貴自陶漁謂此也而詩人梅聖俞之屬皆有詩送之耆老猶及見其家有御書樓者獨其占驗事多逸或言惟象有子傳其術宣和中太守盧徽猷嘗汎令占卦成而色不懌問何所宜曰是於占皆無所宜矣獨可以興土木耳曰何以言之曰卦為困於文有木焉其外一橫一從若今匠之尺者二所以製夫木也盧公喜曰吾欲大為譙樓為是占也是役也度山而材具工徒無跌其占則從矣而論卦乃爾何也

新安文獻志卷一百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一百下

明程敏政撰

行實

方技

書歙州鄭姑事

蘇轍

歙州鄭仙姑其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為常然人未嘗見閣上有烟火父死斂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

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歎人大敬之予為績溪令欲一見會解縣到郡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旦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牀上牀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予問其年曰八十矣然處女也予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予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予曰姑誤矣安有能出天地

上者曰此無他蓋亦道耳予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  
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歎曰姑乃知此  
邪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  
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  
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嚙納燒煉皆曰非是  
予曰竟以何者為是徐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  
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豈嬰兒徃邪微笑不答予  
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

嘗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靜經文意皆同姑誦清靜經予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嘗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即所謂色受想行識是也姑默默而已

雪山子 道茂傳

羅願

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輒以昏暮伏

草莽中求以身施衲者二十年始住休寧普滿院時郭公三益為尉間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法後住通州白狼山晚歸自號覺菴未嘗為人白推或問之答曰是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邪有妻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被一時所激非為法求也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茂通法屬茂不答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偽為之守使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結



焚之西關渡頂骨諸根不壞烟所及雖水皆得舍利有

池陽百問行於世

寧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四方蔣山泉禪師許為法器還

家棄妻子祝髮叅五祖演禪師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天寧為第一座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浴小叅次日告衆曰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敷與義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忌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到龍華三會某甲作道人四十年為僧三十五夏始作道人時日誦金剛經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燒浴誦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寶不覺脚在湯桶脚被桶破當體獲解脫道證本元常無奈彼處宗師薦頭印證自此徧叅明州諸尊宿雪竇老良禪師過天台叅湧泉覺至開先見心印到衢州叅紫湖誠入廬山見羅漢英說禪祖偈至圓通叅法鏡禪師將住一年渡江到

三祖見宗禪師深入旨趣得遊戲三昧到太平見靖禪師提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資方順透身便退回至白蓮峯下再來菴前見一蓬頭老人提忠國師古佛淨鉢話如削下千片重擔自此之後方脫去貼肉汗衫無奈業緣未盡紹報慈開福道場某甲初七日與大眾相別脫去殼漏子別有前程出家佛子徹髓徹皮三昧海中游戲自在輪迴界內任意升騰所以俱尸城畔柳示雙趺熊耳峯前新攜隻履前人不了累及後來畫樣起摹至于今日又道吾紫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不唯穿却黃面老子鼻孔亦知報慈落處其或未然報慈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咄至初七日升坐衆纔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菴道果而郡僧覺文嘗參之文歛縣楚氏子與兄道才皆出家游方有聲道才參東林總住威勝軍天

寧自號海上橫行才道者  
而文嘗住蘇州穹窿山云

張承務擴傳

弟揮  
從曾孫雄飛

羅願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蕪水龐安時游時同學  
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  
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暮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  
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  
曰此嗜卧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  
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正子患嗽肌骨

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  
使視涎沫中當有物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  
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  
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發居三年左  
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  
蝦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  
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  
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

幾何擴曰公脈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已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脈曰承議今歲當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宛陵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寧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詔

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  
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  
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  
尚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後見之曰  
當守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祁門宰陳孺使徧視在  
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  
繇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  
至中大夫中興遂為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脈

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曰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純孝有常士

大夫多愛重之

洪杏庭續志揮字子發承務擴之弟就學於兄盡究其術繼以醫名家羅公汝

揖在諫垣日揮為診視僅許以官至尚書及如所除復叩以脩短揮答以壽滿七喪已而果然黥宰赴郡稟議謁揮察脈深以家貧親老音問久缺為憂揮屈指數日語之曰來早必得家書親庭無恙但憂喜相半爾宰復叩之揮曰維熊叶夢非喜乎所可憂者嫠藏誨盜也翼旦悉如所言為人溫靜有常尤盡孝道母葉病三載不

能興朝夕扶持一飲一藥必親視之未嘗少怠及終哀慕執喪過人紹興癸酉仲子師益預鄉薦後值皇太后覃恩舉人父母年八十者皆賜初品官揮夫婦年並應格郡守洪公适欲為奏請揮對以齒邁待盡窮閭分也豈敢僥覲異恩堅却不就識者高之自宣和以來前後郡守莫不曲加延遇如直閣孫公佑侍郎唐公揮待制曾公開內相汪公藻皆就醫於揮喜其無詭言蠟貌樞密何公鑄尤加敬異四方求醫者不以貴賤為輕重一濟其急起疾於垂死者甚夥素讀儒釋二書易簣前一月即不茹葷將終沐浴試衣戒家人無諱誦金剛經終卷而逝年八十四季子師孟字彥醇居巖鎮日有病風寒者垂死棺衾悉備而家人號泣矣彥醇視之笑曰此熱極證也以新汲水和藥飲之夜半必退熱能曉人事不妨敲戶來報至期果蘇及使人敲戶彥醇已整衣秉燭而待遂往投以匕劑次日即復生環山方氏有病心恙者持刃殺人醫者皆莫能療彥醇探囊取一藥投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下

經夕而愈且留藥語之曰來歲某日病當再作宜再投  
以此藥後三歲某日復作則不可療矣提刑汪文振未  
第時彥醇許以登第位至從官後皆如所料揮之孫杲  
字季明切脈亦精幼診伯父疾謂蝦游脈見不出七日  
果如期而逝親黨汪氏以疾診脈年當科舉杲語之曰  
青龍脈見惜未及全全則預正解今當小中爾未幾果  
預亞選著醫說行於世擴從曾孫雄飛雄飛幼孤執  
喪過哀言及必涕張公三英子紱鄉先生也大奇之歎  
令廬山彭公方授以禮記之學得其精要郡學錄祝公  
筠朱文公母夫人之姪也以女妻之嘉熙丁酉亞鄉貢  
即絕筆時文不應舉專教授鄉社子弟從游常四五十  
人作家訓謂立身自名節始名節自孝弟始不事生產  
不迹訟庭不欺暗室無故不入城市是非不留胃次喜  
怒不見顏色行不踐蟲蟻言不輕訾笑手不離方冊燕  
居必正衣冠道逢長者必拱手立遇婦人必以袖障面  
先塋近者三五日一省遠者月一至塋傍近有鬻地者

族人貧而鬻祖產者必節縮脯金贖之中表子姪誓之曰言行不相顧者吾無取焉皆訓勵成人從兄子早孤心恙視如子撫之終身族里寡者必隨力賑之戶侍朱公在表兄弟也御史呂公午表姻也方二公在朝皆未嘗以書請託郡新創紫陽書院成堂長舉請月一謁祠致餽答曰謁祠尊師也干祿非也却之歿之歲豫撤講帷逝之前一日沐浴端坐誦全生全歸之章家人驚問書孝悌忠信四字明日晨起盥誦瞻禮就正寢而化遺命早葬深藏勿用浮屠晚扁書堂曰明善門人許豫立等私謚曰明善先生年七十七子太初六亞鄉貢為郡直學錄咸淳丁卯以禮記領鄉薦孫炳煥皆業儒

宗白頭 嗣宗傳

羅 願

宗白頭者名嗣宗歙縣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度年

二十游方叅徑山睿深見器重去即龍門遠道林勸江浙廬皖荆楚湘漢之間凡菴居屏處禪林所稱者輒造而問之聞洞下有覺首座在大洪山宗壽長七齡僧先一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宗云正是恁麼時節反覆酬答忽有省後從覺於泗州普照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也開堂云喝井庵畔似真似偽斷足巖前乃精乃粹遂為覺拈一瓣以酬法乳諸方乃知洞下一宗復有人矣尋住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巖

雪竇嘗示人曰大衆體究此事第一不得依樣畫胡蘆  
第二不得去古人背後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  
不得無繩自縛何謂依樣畫胡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  
休歇一向用心強作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  
箇圓相也劃箇圓相提起座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著  
黑漫漫地何謂古人背後叉手學者已是不明日夜商  
量古人公案這箇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設或會  
得祇是別人底被他言語攪縛得來不成腸肚豈不見

道若要提唱宗乘須是從自己胷襟流出何謂守株待兔有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祗管泥在一處或良久或退後認著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何謂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肯親近尊宿決擇此事但認箇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至暮祗管瞋睡所以道透網金鱗猶滯水迴塗石馬出沙籠若是本分坐禪人孜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事有絲毫隔行住坐卧常在

其中不見洞山在方丈坐有贊歎者云僧家好終日無事山云莫如此說僧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無翦指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丈中作箇什麼見得僧堂裏亦不是間坐處若不恁麼見去盡是虛度光陰直須念念無間斷步步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無間斷有僧問曹山如何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日傷孟僧曰某甲不會山曰東西不辨即是到這裏作麼生體悉久叅高士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終書偈全心

自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至便行其全身建塔于雪  
竇而翠巖取其大衣藏于無際庵閱世六十九坐夏五  
十四宗貌清癯氣韻平淡慈忍無嗔恚徑山杲少所許  
可嘗贊之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口也洞  
庭七十二峯之峭峻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饒舌已說  
今說當說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家真白眉

南薰老人吳源傳

洪焱祖

吳源字德信休寧人號神醫自其上世有名諒者本嗜

學遇異人於郊授以異書忽不見視之乃金匱玉函之  
秘遂造活人之妙再傳至豫號松蘿居士長於詩亦得  
是秘豫子源以樞密汪公勃保奏引試醫之七經百人  
中獨冠其首授入內內宿稍遷至翰林醫官療勞瘵疾  
奇中邑宰黃法奭妻病劇禱于北斗以祈應夢一少年  
衣紫長裾戴逍遥巾一人指曰此神醫也能起汝疾黃  
遂遍召諸醫獨源衣冠與夢符一見謂飢中伏暑三日  
而愈診一妊婦曰是兒左手多一指又診一妊婦曰是



當生三男已而皆驗嘗遇一人仆地診之謂為蟲證鍼其腹曰已中其頭矣病者果吐痰中有蟲如蜥蜴頭有細竅其人即起謝去神效不可數紀每曰醫雖十全不過一藝官至和安不過一醫遂棄官隱于儒號南薰老人有南薰集詩詞千篇與竹洲二吳先生游作詩訓諸子警句云五世活人功已積一經教子意難忘爾曹好展摩雲翮伴我黃花晚節香嘗謂功名非必身享當在子孫也乾道癸巳冬建康留守洪樞密抱病招中都旁

郡醫集皆束手相視時漕程公叔達以同鄉之好強致之診視即曰由驚氣入心而得洪驚問曰何其神也因言掾焚而得疾服藥即瘳留以待春源曰吾無春脈歸

甫旬攝衣而逝

程約字孟博婺源人世工醫其先有號種德居士者邑宰許脅部因改其所居

之坊為種德坊約精鍼法同邑馬荀仲自許齊名約不然也太守掌爰嘗有疾馬為左脅下鍼之半入而鍼折馬失色曰是非程孟博不可約至乃為左脅下一鍼須臾而折鍼出疾亦隨愈由是優劣始定馬亦名醫為辛稼軒客嘗贈之詞見集中又有程汝清字正子亦居士之後善太素脈豫言人禍福生死神驗聞金國歸正人郭統領得魏城武師岐渴補過注法往師焉自是疾無久近應鍼輒愈著醫方圖說行於世云

江先生嘉傳

洪焱祖

江嘉字明遠婺源人以醫名家十五世嘉益通儒書務以其術活人則大所居為施藥室抗層樓扁以登雲遠近病者集其下一劑輒差邑嘗大疫以大器煮散巡疫家遍飲之邑宰季君子思夢神告曰吾謹避江君病者愈矣既而果然理宗久不豫前郡守范鍾當國薦之召至一再進藥上遂安自是五日一朝常從容賜坐屢欲官之不願也禁中但呼江先生丁賈擅權嘉於上前言

之無隱罷實田及太乙宮役嘉力居多居京師十年一  
旦稱疾丐歸賜宅一區無何理宗晏駕嘉蓋豫知之矣  
子世良浙西帥幹孫霽字矢澤登第授蘭溪縣主簿初  
娶甲路張氏甚富券撥田若干畝張後浸微霽至婦家  
謁謝其家懼不能如約霽潛使人歸取券對婦衆焚之  
曰吾豈為此者哉性沖澹嗜酒晚自號陶陶翁今年七  
十九從子世臣母疾兩刲股以進輒愈嘉嘉其誠孝俾  
居登雲董和劑忠厚悃悃未嘗疾言遽色病者至皆親

視之雖瘡瘍穢惡手按抑箴砭無難色世臣有子雲讀書博學至今居登雲比城東三失火延燒民居樓獨不燬人以為陰德之報云

金野僊

梁之傳

洪焱祖

金野僊梁之字彥隆休寧人野僊其自號也兩浙提刑受長子以蔭為奉新尉一旦若狂惑者不滿秩棄歸自是袒跣垢汙走歛之墟落動旬月不食夜卧往往有光樞密朱公樸以謫來一見則曰是八百僊之一也直以

金丹動盪故有此態度爾起城南道堂以處之叅政周公葵守東陽以書幣招焉報以青山白雲等語竟不往好事者莊色辭以問多為褻語答之當塗宋惠疇始授歷陽別駕過新安盛酒肴與相對蓋踰月野僊醉輒告以兵來甚衆慎勿妄書準字宋後攝郡事淮壩倥偬不輕戮一人乾道間吾州取科名者野僊多豫言其兆市人密語野僊忽來有所云云皆驚顧以為盡得吾意晚節多求大黃食之棲止無常處每云我當以八月死幸

母焚我淳熙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半起坐揮扇而逝年六十有一葬於城陽山立壇其上後有自蜀中見之為攜家問歸即其歿之歲或謂之尸解同郡有士人朱南一字德修瀟灑間逸至老不娶喜畫山水梅蘭竹石野僊曾有詩贈之云寄語月溪朱逸士他年同賞水仙花野僊歿後二紀南一下世士友相率葬之城陽山正在野僊墓後時山中水仙花正開其前知類如此南一自號月溪真逸今郡城水西興國寺呂侍郎祠有羅公頌

淳熙間所為記南一題額

游君務德

克敬

墓誌銘

曹涇

古者學無不通而業必以世壹是以儒為命堯典歷象  
禹貢水經詩相陰陽詁卜瀝澗通也岐黃醫宗后夔樂  
祖重黎羲和代為天文巫史星厯卜祝乃有司馬氏父  
子世也何以通何以世儒也儒無所不知此大學所以  
首致知格物而斯文與天地並也於戲尚矣道散學絕  
斯人寢稀予猶於婺源游君務德見之而於其曾孫太



沖沖古所為家傳讀之而三嘆焉南唐李氏之將亡也  
國師何令通先知之曰在甲戌歲忤旨怵誅遁迹來婺  
源依于妹壻僉判游公潛稍行旁縣始定休寧縣治為  
縣擇葬地奇驗遂盡以其學授其甥提幹公翔至十二  
世為務德君漸源遠矣游氏家故青社僉判之父憊仕  
南唐為侍衛上將軍出戍荆湖至婺源道卒僉判以葬  
濟口金家段廬于墓家焉是以提幹公傳舅氏之學日  
詣益邃種有聞人君名克敬早慧伯父伯珍曰是不凡

子吾將以家學試之隨疑即問語皆俊警時方競科舉  
崇理學君勵其業而於周程諸老之書熟復深惟必索  
其至屢戰秋闈輒北移其銛銳于青囊來山逝川賢傳  
先集足目所到心思赴之於常得新以奇用正至其妙  
處如解牛削鑲人不能窺而口亦不能自言也謂狐首  
經為地理之祖十元之中包涵大備肆筆箋釋十年而  
成海寧端明洺水程公珌銀峯侍郎韋軒王公與權歛  
左史竹坡呂公午見之稱善為引為跋使刊布之同邑

梁縣尉事天江公潤身博洽重許可謂其書於歷學數  
學易學皆精而神即氣之云深得紫陽之旨蓋天地間  
即物皆理而莫備於文字君得於經史深於易辨此固  
宜然猶恥以一藝名家課兒暨孫趨庭而聞皆性命之  
奧負笈而出必先達名輩之從也君性耿介不為軟媚  
孝友天至盎然春如遞而推之遇長為恭在幼而慈無  
失色者財不求羨以儉而足交不附勢惟賢是與藏書  
之所植桂環之扁曰生桂竹坡公所命也壽藏之所義

取退藏扁曰於密君所自名也晚惟以諸曾孫自隨吟  
康節擊壤集為日課於人間事若將忘之一夕恍惚間  
如樂聲自空二青衣腰鈴而至奄然化矣至元己卯十  
月十五日也生以慶元乙卯三月十五日壽八十有五  
配俞氏媿德成家先兩紀卒葬三浯嶺道子塢君曾祖  
上達妣張氏祖璣妣李氏考若圭妣曹氏子男三人炳  
夢龍燦炳質直好義學博詞工凡五上橋門不偶士論  
鬱之壽八十二孫男五人嗣建起鳳麟嗣負才識有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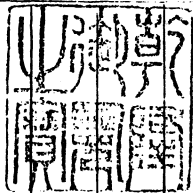
節於地理精詣其用奇出人意料得年僅五十六曾孫男八人太沖太和太初藻一初天俊芝椿君未卒時嘗效傳奕自為墓誌卒之七十二日丁酉之吉襄事方泰原其所闕二十二年當大德庚子沖古來乞銘涇惟

近世朱晦庵先生喜談地理而楊誠齋頗識郭景純葬書夷攷景純傳其所註爾雅三蒼方言闕經楚辭等

皆大儒事既儒矣於葬書何識其子仕至太守貴矣未知其學之必傳與否若務德君承家也遠著書也獨為

儒也的恨予筆弱言不足耳然先世四墓定于何國師  
之手前嘗書遺沖古昌言之而沖古又世其學儒者也  
何氏世世有彌甥務德君之後宜益大乃銘之曰

三才一致百世一世一之以儒元命斯寄伊人嗜學緒  
于高曾韋編欲絕况狐首經平子賦京洛紙既貴白雲  
青山復自為誌瞻彼泰原不朽者存儒為專門子子孫  
孫



新安文獻志卷一百下

右新安文獻志分甲乙兩集共一百卷文凡一千八十  
七篇詩凡一千三十四篇今太常學士篁墩先生舊所  
編也先生編意肇自齊梁而訖于我大明永樂此後則  
嗣續編者宗植蓋嘗在校勘之列竊謂宜少引而伸之  
否則近世名卿若亞叅方公憲副莊公都憲程公大司  
寇楊公少司馬吳公大司馬程公及鄉先生鮑謐齋吳  
可筠諸碩儒皆不及登載矣既而郡侯下令俾六邑先  
賢之子孫助刊書之費樂從者甚衆衆乃以為是編也



既公其事于人則先生亦有不得專者宗植乃與高明  
尹張君旭上舍鄭君鵬庠生李君汎程君曾輩偕取宣  
德以來諸先達之文五十一篇詩五十九篇以類增入  
用以滿願見者之心而一郡之文獻益備雖然先生有  
功于新安若山海然不可尚已宗植輩乃以簣土涓流  
助之誠不自量而與人為善之美則先生素心天下所  
共知者不可以不白也弘治十年丁巳秋九月望歙南  
後學王宗植謹識

初予編新安文獻志成今少宰鄆城伯公適以謫來知  
郡事許為刊布既而公被徵入朝不久復受詔巡撫南  
畿遂下令于郡俾置文梓以俟而繕寫未竟也乙卯冬  
予以憂還里嗣歲春始復葺舊書而伯公所置文梓故  
無恙因言于同守瀏陽彭君哲航至休寧寘南山僧舍  
召工從事而工鉅役繁費無從出值太守山陰祁君司  
員至乃與彭君各捐俸金為倡且用儒學生汪祚等言  
求助于先賢之有後者既而侍御三山李君睴以謫來

知休寧事益用作興務底于成繼守武城王君問通守  
南海王君惟節郡推柳城王君經暨歙令豐城熊君信  
祁門令江夏韓君伯清婺源令寧陵喬君恕黟令長樂  
高君伯齡績溪令鄱陽胡君漢休寧丞麗水李君文主  
簿商丘侯君晟典史宣平朱君盛各以其所勸助者來  
相成之工以克完蓋是書之編以字計者一百二十萬  
有奇以板計者一千六百有奇非諸君子垂意斯文固  
不能致此而興道善俗之功實盛於斯不可泯也謹書

以識弘治十年丁巳夏五月敏政書

新安文獻志後跋